



亞·戴慈著

源泉

光明書局出版

泉 源

亞·戴慈著



勃·維諾庫洛夫作圖

光明書局出版

原書名 Р О Д Н И К
 原著者 Л. Т А И Ц
 繪圖者 В. В И Н О К У Р О В
 原出版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源 泉

著者	蘇聯	亞·戴	慈
譯者	路	紹	楹
出版者	光明	書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春明	印書館	
	(上海新昌路四八一弄二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字數 181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1 $\frac{3}{25}$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4,050冊
 定價 8.500 元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教育小說。以學校和家庭為背景，描寫孩子們在老師和少先隊組織的教導下，怎樣樹立集體主義精神。故事通過一個學生的課外活動把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工人武裝起義的情況描述出來。

同時這本書對於一般教師也有重大意義。它說明了教育工作者，不僅應當精通自己所教的那門功課，並且也應當了解其他許多事物。本書以兒童的種種活動，向教師們提出了幾個問題：應該怎樣搞好教學工作，怎樣改正學生的缺點和怎樣提高學生的成績。

源 泉

亞·戴 慈 著



勃·維諾庫洛夫作圖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教育小說。以學校和家庭為背景，描寫孩子們在老師和少先隊組織的教導下，怎樣樹立集體主義精神。故事通過一個學生的課外活動把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工人武裝起義的情況描述出來。

同時這本書對於一般教師也有重大意義。它說明了教育工作者，不僅應當精通自己所教的那門功課，並且也應當了解其他許多事物。本書以兒童的種種活動，向教師們提出了幾個問題：應該怎樣搞好教學工作，怎樣改正學生的缺點和怎樣提高學生的成績。

目次

一	自製的短劍	三五
二	姐姐·薇娜庫爾	一七
三	在家裏	三四
四	早操	四三
五	上地理課	四九
六	校長辦公室裏	五九
七	訪問老教師	六六
八	滑冰鞋	七九
九	優秀人物	九二
一〇	電影院	一〇〇
一一	『女演員劉勃卡』	一〇七
一二	塔瑪拉·斯傑潘諾芙娜	一一三

一三	輕輕的『烏拉』	一三五
一四	冰上舞蹈	一三七
一五	穿着冰鞋的民警	一四一
一六	第七堂課	一四五
一七	暴風雪	一五〇
一八	風景畫	一五二
一九	『符·萬柯夫製』	一八一
二〇	歷史課上	一五〇
二一	墨跡	一五九
二二	在符拉吉克家裏	一六〇
二三	『一不做，二不休』	一六〇
二四	『博物館休息』	一六三
二五	基拉·彼得蘿芙娜	一六四
二六	教務會議	一六五
二七	不平凡的隊日	一六六



一 自製的短劍

以前，符拉吉克·萬柯夫住在莫斯科市的郊區。那是一個小小的鐵路站頭，可是房子卻盡是高樓大廈。住在那裏很好——四週有森林、小河和青青的曠野等等。只有一件事不好：爸爸得乘車老遠地去上班。他在莫斯科市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做紡織工程師。

可是去年冬天，爸爸在莫斯科市區內得到一所住宅。就在這個冬天的一個美妙的早晨，一輛出租的搬運汽車開到了萬柯夫家門口，他家裏的人趕快把東西裝到車上，於是全家——爸爸，媽媽，菲孃姨姨和符拉吉克——便都遷到了莫斯科市區內，紅色勃列斯尼亞區。

第一天，一整天都在整理新居。符拉吉克勤勞地幫助搬運什物，該佈置的佈置，該擺設的擺設，該懸掛的

懸掛……他忙碌了一天，勞累之後睡得又香又甜。但是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起床，穿得暖暖地出門，到大街上巡視周圍的新環境。

天氣嚴寒。冷風刺面。但符拉吉克不怕冷。身上穿着厚棉大衣，戴着護耳帽，穿着氈靴，還圍着毛茸茸的圍巾。媽媽像給幼小的兒童圍圍巾那樣，把他的脖子緊緊地纏繞起來。

符拉吉克不慌不忙地沿着陌生的、寬廣的、行人衆多的大街走着，因為圍巾圍得很緊，向四面看的時候很吃力。

在動物園的對面，大街拐彎處，符拉吉克看見了一塊藍顏色的路牌，上面寫着：「隊員路」。

符拉吉克想道：「怪有趣的路名！大概是哪個少先隊的。一定是由「戰鬪隊」這個詞兒起的名。要得看看這到底是一條什麼樣兒的路。」

他轉個彎兒，沿着人行道走，偶然又把他還不習慣的新地址默念一遍：「紅色勃列斯尼亞區一百〇五號，一百〇六室，」防備萬一迷失路途！

他這樣慢慢地走到了一個高大的門口，上邊寫着：

「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兒童公園」。

大門敞開着，好像在邀請行人說：「歡迎遊覽！」符拉吉克便走了進去。

四週寂靜而空曠。掃清了的林蔭路的兩旁，聳立着烏黑的、燒焦了似的老榆樹。烏鴉喧叫刺

耳，忽兒落到鋪滿白雪的公園長凳上，忽兒飛到光禿禿的樹頂上，黑鳥烏的一片鳥巢，好像掛着一堆帽子。

符拉吉克沿着林蔭路走，兩手插到大衣口袋裏，因為有風，他把領子也翻了上來。

漸漸地走到公園最深處。在這兒，粗皮的榆樹後邊，有一扇小籬笆門。符拉吉克把它推了一下，這扇門軋吱軋吱地開了開來。符拉吉克便出現在一個曠野上了。

這兒的風更加猛烈。地面上鋪着的未被踐踏過的白雪，好像一條大地毯一樣。旁邊，雪地上有一條踏平的小路，順着斜坡下去，不知道到哪兒。

符拉吉克像一個勇敢的追蹤野獸的獵人一樣，沿着這條小路下去。忽然間他聽見有奇怪的響聲。他好像覺得附近什麼地方彷彿有水在潺潺地流着。

他停了下來側耳傾聽。果然不錯！附近什麼地方水聲潺潺。

在這嚴寒的冬天會聽到潺潺水聲，真是奇怪。符拉吉克停了一會兒。潺潺之聲仍不停止。這聲音就在這條滑溜的小路下去不遠的地方響着。

符拉吉克沿着這條小路跑下去，忽然到了一塊平地上，一回頭，便看見他身旁雪下面流出一股銀白色亮晶晶的細流——就像春天，太陽晒得暖洋洋的時候，潺潺暢流的小溪從各個烏暗的雪堆下邊流出來一樣。

可是要知道現在並不是春天。現在是一月，嚴寒冰凍的時候。這股從雪下邊流出來的、透明

的、生氣勃勃的歌吟着的細流，上邊還冒着稀薄的水蒸氣，是由什麼地方來的呢？

符拉吉克走近了點兒，蹲下來才看清楚，原來水是從雪下邊的一個隙口裏滲出，順着因時間過久而發綠的舊木槽流下來的。符拉吉克這才明白他面前是一個「源泉」。

這真像是個奇蹟。四周盡是白雪，烏鴉用了寒的嗓門在鳴叫，冷風吹面如刀割一樣；但這股銀白色的細流卻在流啊流着，不顧九冬嚴寒，歌吟着通常只有在春天才能聽到的曲調。

符拉吉克·萬柯夫就是這樣在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發現了一個不會凍結的源泉。

這是在新住所的頭一個發現。春天，他在這個公園裏又有個發現。這時他已經是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的一個正式學生了。轉入了這裏的一個小學校——零五小學[⊙]——後，他很快地便和新同學搞得很好。就在這個春天，當全班去兒童公園旅行的時候，他當然也去了。



⊙ 係紀念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武裝起義所設立的小學，故叫零五小學。

是一個暖和的五月天。太陽常常被白色的浮雲遮住；透過浮雲現出的太陽，就好像是一個又圓又大的磨光電燈泡。不穿大衣，不戴護耳帽，不圍毛茸茸的圍巾，這樣散步是很愜意的！手脚和全身都很輕鬆；真想跑跑跳跳，玩個痛快……

隊伍在大街上拉得很長。鼓手——人小頭大的廖尼亞·高爾什珂夫——肚子扛着鼓走在前頭。他很靈巧地使着鼓錘；一會兒輕輕地滾彈鼓錘如爆豆，一會兒用盡力氣在張緊的鼓皮上面打着，一會兒打出密集的、急促而又斷續的聲音：「來啊！走啊，好好走！」

在隊伍前邊走的是班裏的優秀人物：少先隊指導部主席——高個子寬肩膀的托利亞·雅洪托夫和班組織者——個子不高而沉默寡言的米嘉·茹拉甫廖夫。他們後面是面色緋紅心地善良的伊戈略克·列查普金和喜歡找碴兒吵鬧與嘲弄人的柯斯佳·基斯里雅可夫。

符拉吉克·萬柯夫跟在他們的後邊走，和他並排的是彼佳·耶羅森。符拉吉克·萬柯夫和彼佳和別的孩子更合得來些。他們兩人合坐一張桌子，而且常常一路回家，經常在一塊兒準備功課。所以現在他們兩人又並在一排走。

在最後，壓隊的是教植物的女老師葉蓮娜·伊凡諾芙娜。她已經上了年紀。臉上滿是纖細的皺紋，但是那雙鼓溜溜的眼睛卻像年青人一樣爛爛有光。

她拄着一根手杖走着。手杖上鑲有一片銀牌，有一隻角已經被弄彎了在微微地閃光；如果把這根手杖拿到面前，便可以看出雕刻匠鐫刻的題銘：「敬愛的葉·伊·基謝廖娃五十壽辰紀念。」

零五小學同學贈。」

葉蓮娜·伊凡諾芙娜輕輕地拄着這根手杖，仔細地注視着人行道。少先隊一級輔導員安東瘦高個兒，黑得像個甲蟲，在人行道的最旁邊規矩地走着。他頭上戴着一頂好像是黏成的錦緞料小圓帽，搖擺着上邊寫有『卷宗』兩字的馬糞紙做的大文件夾[⊙]，斷斷續續地發出口令：

「一，二，左，右，左！」

文件夾子上的帶子沒有繫好，鬆了開來，在空中飄盪搖曳。但是安東一點都沒注意它。當他發覺葉蓮娜·伊凡諾芙娜落到後面的時候，他又下令：

「全隊注意，脚步放小點兒！」

於是孩子們走得稍為緩慢些。

他們都不是空手走着的。每個人的肩上或是扛一把鐵鍬，或是一根松木桿，或是一棵小樹苗。菩提樹和白楊樹的秧子。他們從苗圃將這些秧子拿來，帶到兒童公園去栽種。

路上的行人看到扛着樹秧敲鼓大遊行，都笑了起來。以前在戰爭期間人民是用肩膀來扛步槍和機關槍的，但是現在孩子們卻用這肩膀來扛綠油油的樹秧子，所以大家都很高興。

遠遠已經望見公園的大門。少先隊員沿着鐵箭頭高柵欄走過去，穿過大門，便順着林蔭大路

⊙ 蘇聯有一種文件夾子係用厚馬糞紙做成，兩邊有條帶以備繫結。

走去。

『全隊注意！立定！稍息！』安東下令說。

大夥兒立刻全停了下來，把松木桿和鐵鍬放到地上；但是孩子們還像先前那樣兒小心翼翼地用手扶着樹秧子，像抱嬰兒一樣。

葉蓮娜·伊凡諾芙娜坐到寬敞的公園拱背椅上。安東從文件夾裏把嘩喇嘩喇響的謄寫紙拿出來，那上邊畫着栽植地形圖，開始觀看。公園主任——一位個子不高、戴帽子的人這時急急忙忙地趕來。他和少先隊員招呼之後便指出要挖掘的地方。

孩子們給手裏吐上唾沫，便拿起鐵鍬開始工作。

挖掘可不容易：鐵鍬常常要鑽到石頭、磚頭、瓦塊、碎鐵等等東西的裏邊去。

『難道過去這兒是個垃圾堆嗎？』托利亞·雅洪托夫喃喃地說。

『不，我知道，這兒原是個碎石場！』符拉吉克·萬柯夫應聲說道。

他捲起袖子，和大夥兒一齊使勁兒幹。他使用鐵鍬很得勁兒。因為他家的別墅裏有一個菜園，符拉吉克常常在菜園裏玩，並且挖鋤苗床……但是在那兒挖鋤是很容易的，土鬆也就聽話；可是在這裏卻常常碰着石頭和碎鐵塊兒。

鐵鍬這一下又鑽到什麼東西裏去了。符拉吉克使勁兒用腳踏，但是那把鐵鍬動都不動，這時符拉吉克便蹲下來，用手在鐵鍬下邊兒摸索，終於由地下掏出來一塊發了鏽的什麼東西。

他原想將它拋在一旁，忽然又改變了主意，開始審視這塊掏出來的東西。起初，他認為這不過是一把三稜舊鏢刀；但是經過審視一下之後，他看出來：鏢齒磨平了，邊緣也磨掉了，但是頭兒很尖銳，好像是誰原來打算把它磨成一柄短劍似的。

這柄自製的短劍上有厚厚的一層鐵鏽，顯然，在地下已經埋了多年。

符拉吉克招呼道：

「喂，鬪公雞[○]。」

在旁邊不遠幹活兒的彼佳·耶羅森應道：

「我就算是鬪公雞吧！」

「瞧，我拾到一個什麼東西。」

「喂，二一添作五啊！」彼佳還不知是怎麼回事便叫道。

他拖着沉重的，在太陽光下閃閃發亮的鐵鍬往符拉吉克那邊兒奔去，說道：

「喂，給我瞧瞧！」

他差一點就要從朋友手裏把那個拾來的東西奪過去。他總是搶手奪腳的。

「給我吧！喝，你真有辦法！原來這是柄短劍。簡直和真的一樣！」彼佳如此這般地玩弄着

○ 係彼佳的綽號。俄文裏公雞和彼佳兩字的前三個字母相同，因此起的綽號。



這柄短劍說道。

「可是照我看，」符拉吉克說，「這是把鏽刀。」
「哪有這種鏽刀！」彼佳敏捷地把這柄生鏽的短劍插在腰帶裏，挺起胸膛，裝出一副雄赳赳的樣子說。「讓我掛一掛好嗎？」

「當然好的。奪什麼呢，你看鏽得多厲害。」
「沒有關係，回頭把它擦擦亮。小劍兒噫，擦擦還不容易！」他拿着短劍開始揮舞着說。「來，我們玩一套「飛刀」。」

他把短劍扔向上空。劍劃了個弧形，鋒利的尖端插到鬆土裏。

「好啊！」彼佳歡躍起來。

可是關心種樹的安東奔過來說道：

「喂，孩子們，你們怎麼不幹啊？」

「瞧，符拉琪卡在這兒拾到一件什麼東西啊！」
少先隊一級輔導員小心翼翼地用兩個指頭拿着